

守望航迹

■李芊卓

两情相悦

蓝天、白云、鲜花、战机……一场停飞仪式正在机场进行。看着丈夫唐静郑重地把头盔交给年轻飞行员的那一刻，范俊的眼睛湿润了。

时间真快，从她嫁给唐静到现在，已经一晃20多年。当初阳光帅气的小伙子，如今两鬓生出了白发。望着唐静，范俊的思绪不觉间飘向从前的日子。这些年，她跟随他的航迹、做他“僚机”的日子，像放电影般在她眼前闪过。

当年，范俊是一位漂亮的青岛姑娘。她跟唐静刚结婚，部队就分给他们一套小公寓，让他俩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。周末，两人还能去范俊的父母家蹭顿大餐，新婚燕尔的小两口把日子过得甜蜜。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几个月。

一天范俊下班回家，发现原本不在这个时间回来的唐静竟然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，并给她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

“什么情况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你晚上不是要值班吗？”范俊笑着问唐静。

“先尝尝我的手艺。”唐静拉着范俊坐在饭桌前，一个劲儿地往她碗里加菜。

“不对，你一定有事要跟我说！”范俊察觉到唐静的神情有些不自在，直觉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自己讲。

“我接到命令，要离开青岛，调到别的单位去。”简单的一句话，唐静说得异常艰难。

一时间，范俊的脑海中一片空白。调到别的单位？离开青岛？她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“能不去吗？”范俊试探地问道。

唐静看着范俊含泪的眼睛，摇了



姜晨绘

摇头。

那天夜里，范俊失眠了。她躺在床上，陷入沉思。结婚前，她知道当军嫂、当飞行员的妻子很辛苦，可再怎么苦，父母就在身边，有父母照应着，日子总能好过些。但她没想到唐静会调离这座城市，而且这一天还来得这么快。自己该怎么办？是选择两地分居继续留在青岛，还是跟着唐静一起调往他要去的城市？

范俊正烦恼的时候，她发现身边的唐静悄悄地起身，走到阳台上。望着唐静有些孤独的背影，范俊的心仿佛猛地被针扎了一下。她想起自己结婚前下过的决心。唐静从事的飞行工作很辛苦，风险又高。因此，在嫁给唐静前，她就想好要给他一个温馨的家，尽量不让他为家里的事情操心。

“我怎么这么快就让他操心了？如

果两地分居，长期不能陪在他身边，他该多孤单啊！”范俊心中有了答案：这辈子，不管唐静调到哪里，就是天涯海角，都要跟他一起去，陪在他身边。

不久后，范俊跟着唐静离开了青岛。

离开青岛前，范俊做足了心理准备，但当她来到新驻地，看见孤零零地立在稻田旁边的家属区，她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，这实在和她从小生活的环境相差太大了。

哭归哭，范俊并没有因为条件艰苦打退堂鼓。那时，家属区附近除了农田什么也没有，生活很不方便。一次，范俊跟唐静说自己特别想吃油条豆浆，唐静就趁着休息，骑自行车带着范俊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找卖油条豆浆的小吃店。骑了20多分钟后，他们找到了一个简陋的小店。两人刚坐下，看着对方同时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，这一路骑来，两个人

的头上、脸上都沾了不少灰尘，此刻在彼此的眼中都是灰头土脸的模样。

生活有苦有乐。即便范俊跟随唐静调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两人还是过着类似两地分居的生活。平时，他们只有周末放假才能相见，遇到唐静任务紧，十天半月见一次面也是常事。再后来，部队经常要去外地驻训，两人一分别就是三四月，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全落到范俊身上。

孩子出生以后，范俊发现自己学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电灯坏了自己修；煤气没了自己换；看见家里突然出现的蟑螂、蜈蚣，她从最初吓得哇哇叫到后来抄起扫把风轻云淡地几下就能解决。

让她记忆最深的一次是，有一天傍晚，孩子突然发高烧，她带着孩子去医院观察了好几个小时。走出医院时，已是深夜，大街上冷冷清清的，公交车早已停运，出租车又打不到，范俊只能背着孩子一步步地往家属区走。

虽然医院离家属区的路并不远，但劳累一天的范俊背着孩子走在夜幕笼罩的大街上，心中突然觉得无比酸楚，泪水不知不觉滑落脸颊。那一刻，她多希望唐静能陪在自己身边，可当时唐静正忙着夜航，她不能打扰他，再苦再累，都得自己扛。

20多年过去了。在年年岁岁、日复一日之中，范俊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全力支持着唐静的飞行事业。她说，自从嫁给唐静，她的心就随着飞机的起飞降落而起伏，只要唐静每次飞行都能平安归来，她吃再多的苦都心甘情愿。

范俊的付出，唐静看在眼里，铭记在心。那天，停飞仪式上，唐静动情地对范俊说：“前半生有你的守望，我才能毫无顾虑地去飞行，现在我已安全落地，后半生就让我来好好守护你和孩子……”

战鹰下的守望，是最长情的告白。对范俊而言，虽艰苦平淡，却无怨无悔。

穿上蒲草鞋

■刘绍堂

那年那时

1966年冬至后的一天，邮递员踏着泥泞的雪路、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军营，为我送来一个邮包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一双缝着布鞋底，鞋的前脸和后跟也用旧布包上缝好的蒲草鞋。

童年时，每到冬天快“进九”时，姥爷便从集上买来蒲草鞋，用旧鞋底和袜子头将其贴上缝好，里边装上麦草，让我穿上。蒲草鞋看起来笨拙，却相当暖和。那时，农村土屋门窗不严实，很容易进寒风。屋里没火炉，最冷时炕上才放一个火盆。可只要穿上蒲草鞋，写作业时两脚一点也不觉得冷。即便是下过雪后，我出去和小伙伴堆雪人、打雪仗，穿着蒲草鞋的两脚也没被冻过。

姥爷寄来的蒲草鞋，真是雪中送炭。那时，我们每人只有一双军用棉鞋。部队在大山中施工，从工地到住处有5里多路。雨雪天时，走一趟路，棉鞋就湿透了，再一冻便成了冰坨子，冻得双脚麻木生疼。这双蒲草鞋，不仅我可以暖脚，战友们也沾光。从工地回来后，人人抢着穿。有了这鞋换替着，战友们可以把湿棉鞋换下来，在火盆上烤一烤或在太阳下晒一晒。

我回家写回信，告知姥爷蒲草鞋收到，穿着好暖和，战友们也称之为“暖脚宝”。信发出不久，我又收到姥爷从老家邮来的一双蒲草鞋。鞋里还装着一张小纸条，是不识字的老姥爷请人代写的，上面写道：“鞋，让你的战友穿。别忘了在部队好好干！”战友们看到纸条上的话，打心底尊敬和感谢这位老人。

我在回信时，装上了全班战友签名的“好好干”决心书。后来，施工中遇到困难时，总有战友说，咱跟老人说过“好好干”，啥时都得算数！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第一双蒲草鞋，是姥爷一下雪想到我冷，踏雪从集上买

我家居住的小城在江淮腹地，三餐以大米为主，但父母总是三天两头地包饺子、做包子、擀面条。亲戚来我家，看着餐桌上的面食，笑称我们是北方人家。对于家里吃面食的习惯，还得从父亲来到部队说起。

父亲是在1958年冬季入伍参军的。那个时期，贫苦人家吃不饱，穿不暖是常态。父亲初到部队，虽然军事训练很苦，但平均每个月能吃上两三顿饺子。这在部队既是改善伙食，也算是慰藉战士们的肠胃。我曾傻问过，你们那么多战士吃饺子，炊事班那几个人得包多久啊！父亲笑了，怎么会呢？我们是各班做各班的。

原来，部队里每次吃饺子，炊事班会提前将饺子馅拌好，然后通知各班派人领取饺子馅和面粉。这时候，各班会拿大小两个铝盆，小的装馅，大的装面粉。在平时吃饭的餐厅里，各班自动围坐一圈，有说有笑地忙起来。和面、擀皮、煮饺子这样的技术活，基本都是班里的北方战士做。父亲说，平时，训练听班长的，但包饺子这件事，班长却要听北方战士指挥。在战士心中，能为班里做点事，那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几个刚入伍的北方战士，每次包饺子，脸上可有光了。而那些南方战士，手拿软乎乎的饺子皮，像张绣花似的，常常不知所措，最终摆在桌上的饺子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式。而且，很多饺子一入锅，便纷纷张口，成了乱糟糟。

在部队，凡事都讲究个“快”字，整理床铺要快，出操要快，连做饭也要快。为了鼓励大家动手参与，临时编排到各班的连长、指导员，对各班包的饺子进行评比，做得好的、速度快的，当场表扬。“在一百多人的大饭堂里，包饺子的场面可热闹了，每个班都暗自较劲，跟训练场上比武似的。”说到这里，父亲总是“啧啧”感慨，显出悠然回忆的神情。

父亲来自南方农村，在常常连米饭都吃不上的，更没见过饺子。父亲包饺子时，虽然不会花样，但至少能捏紧饺子皮。每次看到北方战士手如飞燕般地擀饺子皮，父亲非常羡慕。可每次包饺子，大家都在急吼吼地等饺子下锅，哪有给生手练习擀皮的机会。父亲有心，在休息期间特意觅到一小截匀称的小木棍，就着树上的落叶打着圈练习擀皮。一张张树叶，一次次擀皮，父亲的双手也从笨拙变得熟练，他迫切地想试试自己的手艺。又一次包饺子时，父亲主动申请擀饺子皮。几个北方战士并不相信父亲会擀皮，连班长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说，“那你就试试吧，不行就马上换人，别耽误大家吃饺子”。没承想，父亲一“不怕，我以后，也要像爸爸一样，当个勇敢的解放军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在山上看见你了。”

视频通话结束后，我的内心百感交集。女儿和儿子的成长，其实我见证的并不多，可正因为有他们，让我在远方，更加坚定地留下青春印记。

那夜，站在高高的哨楼上，我面向家的方向，抬起冻僵的胳膊，敬了一个军礼。

图片制作：孙鑫

北方人家

■周芳

山路上的温暖印记

■刘慎



女儿喜欢画画，她请爸爸每次回家带一张照片，照着照片将爸爸的样子画下来。儿子抱得动哑铃的第一时间，对着视频告诉爸爸，他要当勇敢的解放军，这样就可以在山上见到爸爸了。

她都会让我给她带一张照片，她再照着照片把我的样子画下来。妻子告诉我，女儿画我的时候，会问很多问题。比如，当她画我站在雪地里，会问，“爸爸冷不冷？”当她画我站在山上，会问，“爸爸害不害怕？”

……

2018年9月，儿子出生了，家里又增添了不少欢乐。

那段时间，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妻子一边接送女儿上学，一边照顾儿子。儿子1岁多时，突然叫了一声“妈妈”，妻子兴奋极了，又是打电话，又是发微信朋友圈，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可是当儿子叫“爸爸”时，却给妻子惹了不少“麻烦”。儿子在家里，每天看着我的军装照，对穿军装的人感到特别亲近。看到院子里有穿军装的战友，他就会叫喊着“爸爸”跑过去，让妻子哭笑

不得。

今年，妻子给家里添置了一张书桌，她建议我下班后可以早点回家，那样既可以工作，也能多陪陪两个孩子。我心里也期盼着在孩子短暂的童年时期，能多给他们一些陪伴。

但我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。那段时间，我无法与家人联系。每天工作结束后，我躺在冰冷的帐篷里，看一会儿手机相册里家人的照片，一天的劳累便烟消云散了。

在山上日子的日子里，我的脸晒得不仅黑里透红，还严重脱皮，胡子变长了，皱纹更加分明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很多。下山到达有信号的地方后，我与家人视频通话。视频接通后，我的样子吓坏了儿子，他哭着说我不是爸爸，是一个“老爷爷”，听得我鼻子一阵酸楚。

前不久的一天，儿子嚷着要跟我视

家人

回家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再平常不过，但对于长年戍守雪域边关的军人来说并不那么容易。

我与妻子2011年结婚，婚后育有一女一儿。如今，女儿上小学了，乖巧懂事；儿子2岁了，正在学说话，聪明可爱。在南疆边城的部队大院里，我们的四口之家让不少人羡慕。

在女儿的世界里，我是一个“神秘”的人，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总是很短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女儿接连几天高烧不退，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，委屈地问道：“你今天能回家吗？”我知道妻子的性格，家里的事，她自己能解决的绝不会麻烦我，这次她一定是急得没办法了。

连长得知我家的情况后，让两名战士晚饭后护送我回家。那天，我们冒着风雪，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雪地里徒步行走了9个多小时，才走出封山路，并于第二天晚上赶到家属院。

那天，我一踏进楼道，就听见女儿“哇哇”的哭声。我急急忙忙跑回家，推门进去，女儿看到我后，放低了哭声，拉着妻子的衣袖，激动地说：“是爸爸，爸爸回来了，我要爸爸抱。”那天晚上，女儿躺在我怀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看着她难受得皱起的眉头稍微放松下来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
前年夏天，我跟随某边防连官兵前往一个海拔4900多米的山口巡逻。眼看着就要到山顶时，却被一处断崖拦住了去路。大家只好掏出提前准备的绳索，协助攀爬险峰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立刻端起相机拍摄。但几番尝试下来，我仍对画面感到不满意。为了找到更好的拍摄角度，我壮着胆子挪向崖边。就在此时，一阵狂风夹杂着碎石朝我吹来，把我从山上“撻”了下来。在快速滑落的那一刻，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
幸运的是，我被半山腰的一棵缸口粗的盘地松托住了，战友们赶紧放绳子把我拉上来，这才算捡回了一条命。回到家中，我怕妻子担心便没告诉她，可磨破的裤子和袜子还是没能逃过她的眼睛。在她的再三追问下，我道出实情。

在一旁看电视的女儿听到了，跑过来紧紧抱住我，说：“爸爸，山上的山又高，风又大，那么危险，你以后能不能不上山了？”我只好笑着告诉她，那是爸爸的工作，也是爸爸的职责。从那以后，每次上山采访，女儿总是两眼汪汪地拉着我叮嘱：“爸爸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

女儿从小就喜欢画画。每次回家，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brjt@163.com